

GUOWAI SHEHUI KEXUE

国外

社会科学政策研究

王兴成

秦麟征

主编

ZHENGCE YANJIU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研究项目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资助

国外社会科学政策研究

王兴成 主编
秦麟征

204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028号

国外社会科学政策研究

王兴成 秦麟征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 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香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开本 12.875印张 333千字

印数 0001—1500

1993年3月第一版 1993年3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50-356-9/C·34 定价: 7.9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研究报告篇

总论

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政策研究……刘仲亨 王兴成 秦麟征(1)

I、当代国外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

II、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政策思想探析

III、当代国外社会科学面临的挑战和新的政策构思

分论

英国的社会科学与英国政府……黄育馥(68)

美国的社会科学与联邦政府……郑海燕(88)

法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政策……江小平(112)

德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政策和组织管理……赵丽娟(135)

日本的社会科学及其政策……童 斌(175)

苏联的社会科学及其组织管理……赵启厚 王兴成(212)

研究文献篇

社会科学的应用……(英)A·彻恩斯著 黄育馥译(229)

“利用社会科学研究”的多种含义……

……(美)C·韦斯著 黄育馥译(237)

社会科学的组织与政策……

……(英)A·彻恩斯著 郑海燕译(246)

社会科学与社会问题的解决(美)G·麦考尔著 郑海燕译(262)

社会科学的社会功能……(美)D·麦克雷著 张悦校译(274)

九十年代社会科学的文化制约性:文献、情报与知识创造

的新政策……(英)J·布里顿著 张悦校译(289)

法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法)A·德律阿尔著 江小平译(303)

M·克罗齐谈法国研究机构的弊端	
.....	(法) S·奥迪等著 江小平译(313)
法国的社会科学研究	(法) M·纪尧姆等著 多家喻译(322)
跨文化、跨社会和跨国家研究	
.....	(挪威) S·罗坎著 江小平译(329)
日本的社会科学及其研究活动	
.....	(联合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著 何培忠译(343)
日本社会科学的政策和应用	
.....	(联合国)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著 童 斌译(365)
日本的学术研究	日本文部省学术国际局著 童 斌译(383)
社会科学的现状和前景(提纲)	
.....	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总学部等著 王兴成译(292)
后记	编者(406)

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政策研究

刘仲亨 王兴成 秦麟征

I. 当代国外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

一、当代社会科学已取得长足进展。自本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科学各门学科不仅一般取得科学的地位，而且正式被纳入科学体制之内。社会科学早已不再是以学者个人或学派为主体的“小科学”，而同自然科学一样，成为具有庞大组织机构、人员、资料库的“大科学”。在当今世界科学中，据粗略统计，社会科学约有1200多个学科，约占学科总数2/5。世界各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仅知名的已达数千处。世界各国出版社会科学期刊已达数万种，仅录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册的就有3千多种。世界上平均每个月都至少在某地有一次以上的社会科学专业的重大国际学术会议在举行。^①社会科学这一体制化进程在世界各国仍继续以不同规模在进行。世界各国政府无不在这一体制的完善与改革方面投入巨大力量。

二、当代社会科学是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形成的世界格局中发展起来的。这一格局形成的前奏曾是两次世界大战、30年代资本主义的大危机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这一格局的基本特征是冷战与和平共处，国际局势由对抗转向缓

^①《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198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和。目前以美国、西欧、日本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占世界的65%。苏联^①、东欧的综合国力曾有巨大增长，但从70年代后期起，经济运行出现严重困难，改革遭到巨大挫折，导致80年代末东欧的剧变和目前苏联国内局势的激烈动荡。发展中国家60—70年代曾有较快的经济发展，涌现一些新兴工业化经济联合体和石油生产国。但从80年代以来经济停滞，成为“发展不足的十年。”，债台高筑，资金外流，原来落后的经济结构未能得到优化。

世界进入90年代，展望世纪之交的前景，世界格局正从两极向多极化转变。这次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历史上多次变化相比较，其特点在于，不是由战争胜败结局来确定，而是经过和平的变化。对此，从军事、政治、经济诸多因素的综合分析中不难看出，其根本因素在于经济。

三、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与科技是当前世界各国竞争的主要领域。当代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含量是科技进步。按余值法测定，70—80年代工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额的60—70%是依靠科技进步而取得的。

当代科技进步的显著标志是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新型材料为代表的高技术领域的发展。第六代电子计算机、1000兆位芯片的研制成功，势必带来社会处理信息方式的进一步革命性变化。基因重组生物工程的长足进步为培育农作物、禽畜新品种以及利用形质转换动物（TG动物）分泌生产超级生理活性药物创造了广阔的实用前景。查明人类全部基因结构的宏大科研计划，对于揭示生命的奥秘具有重大意义。非晶态金属材料、聚合物材料、陶瓷材料、光纤材料的研制开发，将使工业材料发生革命性变化。超低损耗红外光纤电缆可以实现千公里无中继传输，这将使通讯事业更快发展。毋庸置疑，当代科技进步对社会科学提出

^①本书涉及苏联部分均成稿于1991年“8.19”事件之前，故介绍论及的是前苏联的情况，下文中再出现的苏联都是指“前苏联”。不再加注，特此说明。

了许多重大课题。各国政府目前正竞相制订本国发展高科技的政策。

四、当代科学与技术的飞速发展与高度成熟，已使科学技术的研究、研制活动和有效的经济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研制与生产之间的联系，已极为密切，这一运动周期已大为缩短，甚至同步发生。今天已经不仅可以说，科学在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而且可以说，科学技术就是直接的生产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产生较晚，一般来说，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还没有明显的科学上的分化，而不同于拥有庞大而完备的应用研究领域的自然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虽然有其自身特点，但是当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身当然地、必定地包括着社会科学的进步在内。

当代社会层出不穷的多种的、复杂的社会问题，日益需要应用社会科学予以解决。尤其是复杂的大规模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发展一整套的，应用基础理论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理论或工程方法。例如，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城市规划、交通运输、商品销售网络、卫生保健、犯罪分析、预算编制等等项目的实施，无不是复杂而巨大的社会工程。世界各国著名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以成功地完成某项社会工程的设计而获得声誉，其成果被采纳为社会政策而予以实施。社会工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社会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中介。社会科学的工程化正预示着极为广阔的前景。

五、当代世界的人口、粮食、能源、环境等全球性问题，虽然早已引起各国政府的注意，但久议不决，反而更趋尖锐化。世界人口2000年将超过65亿大关（据某些学者估计，地球的负担极限为100亿人口），增长额的92%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在忧虑其人口减退趋势。目前世界粮食产量的增长，仅仅和人口增长持平（前者年增长率2%，后者1.8%）。粮食生产涉及土地制度、农业技术、自然条件、国际贸易诸多问题，难于迅

速解决。能源危机似乎只威胁着发达国家（如石油短缺），其实以消耗植物性能源为主的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危机更为严重。除少数石油生产国之外，这些国家不得不砍伐森林，使用作物秸秆烧饭取暖以维持生存最低需要。这样致使世界森林面积急剧减少（上一世纪的55亿公顷，本世纪末已减至18亿公顷），其中发展中国家森林资源下降最多，达63%。森林破坏导致水土流失、土壤退化、气候恶化、动植物品种大批灭绝。现代工业带来的污染，更加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近年来高技术灾祸更是层出不穷（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印度博帕尔市毒气泄漏事件、莱茵河水屡遭有毒化学物污染，南极臭氧层衰竭而产生空洞、海湾战争油井燃烧的黑烟遮天蔽日、浓稠的原油漂满红海水面，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大气层升温……）。如此众多严峻的全球问题①等待着人类去共同解决，呼唤着社会与自然大时空尺度的全球观，呼唤着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绿色科技发展观。

六、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也同样是多年来延续至今而未决。但是在严峻的事实面前，两者在价值观上已趋向整合。人类文化的价值，从来不能局限于科学的价值。现代科学的发展与应用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无比巨大，超出人们逆料，也使人们惊醒。其直接效果可能是积极的，但隐藏着潜在的消极后果，可能在某一领域是积极的，但危害其它领域。这里必须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心理、民族、宗教、生态等等方面进行综合的价值判断。这里还必须从目前及长远、局部及全局、传统与现代、地区及全球进行全方位、大时空的价值判断。价值观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具有同等重要意义。而社会科学对于科学整体发展的价值导向更是有着责无旁贷的义务。世界各国政府无不对此特别予以关注。

文化是人类认同的标志，各民族的“类代码”。人类文化表现着人类社会所达到的历史发展水平。当代人类文化的价值观，

①《公元2000年全球研究》，1984年，科技出版社。

纵然纷繁而庞杂，甚至充满分歧与矛盾，但是毕竟已展现出从单相度走向综合，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整合趋势。理想与现实不可脱离，传统与现代并非不可兼容，人文与科技正是相辅相成，两者和谐的发展必将促进当代文化的进一步繁荣。

七、当代科学思维的发展，趋向于探索大自然的复杂性，而不再局限于追求简单性。本世纪以来，科学家们对可逆和不可逆、决定性和随机性的相对重要性的估价已发生了变化。^①上一世纪的科学思维曾经普遍地认为世界的运动可以最终还原为若干的基本方程式。从基本粒子到人的精神活动都是由这些规律决定的，甚至还希望把诸如伦理、道德、文化等抽象观念也还原为这体系中的诸规律。认为宇宙的基本规律是决定性的和可逆的，不符合这一程式的过程则被认为是例外，是由于无知或缺乏对变量的控制而造成的。科学的目标正是为了认识并控制这些规律以求进步。人们经过一个世纪的思考与探索，终于感到上述思维方式并不合理。大自然的基本过程本来是不可逆的和随机的，因而那些决定性的和可逆的定律不能描述世界的全部真相。我们的物理世界已不再以稳定的周期性行星运动为象征，而是一个非稳定性的涨落的世界。生物系统或人类社会也是充满剧烈的波动涨落，处于普遍的不平衡状态下的极其复杂的系统。这里的“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将引起惊人的放大作用”，这意味着目前看来似乎无关紧要的微小的增减变化，可能随着事物的演变而产生巨大的后果。而且按目前的认识水平，往往不可能区别什么是可怕的凶兆和什么是无足轻重的琐事。这在当前的生态问题上已是明显事实。

就对社会现象的认识而言，历史分析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

^①这里主要引用了下述几位当代科学家的论述：物理学家I.普利高津《探索复杂性》，1986，四川教育出版社；地理学家伊恩·伯顿《地球变化中的人类因素》，《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0年第3期；人类学家C.W.布朗《新的跨学科热及九十年代人类学》，《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9年第2期。

对于随机事件造成后果的非决定论性质的分析。历史事件是随机的，瞬息万变，充满偶然性触发，难于逆料预测。历史事件一去不返，时间不可反演。历史事件中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正如物理学家玻尔所说，不仅在人文科学中是这样，在物理学中也是如此。未来世界是未决的，其中时间是一种结构，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其中去。不论在量子力学中，还是非平衡态物理学中，人的参与、人的因素都已成为重要问题。可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这里已彼此汇合，并趋一致。

对复杂性的探索表明，当代科学思维已突破了单一的简单性还原论思维方式。复杂性和简单性同样表征客观事物属性。复杂性事物不能还原为简单性事物。当前出现了一系列崭新的科学领域探讨大自然的复杂性问题，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论等。这方面的研究探索正方兴未艾。当代国外科学界无不致力于开发科学思维的新路，以促进科学的发展。

II. 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政策思想探析

我们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苏联等国当代社会科学政策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思想，这就是：社会需求与学者兴趣相结合，加强社会需求的导向作用；单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并举，注意扶植跨学科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并重，认真支持本土化的努力；集中与分散相结合，重视发挥两者的互补作用；现实功能与潜在功能并重，促进潜在功能的转化。

何谓社会科学政策？英国学者A·彻恩斯认为，社会科学政策包含：发展社会科学的政策，组织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的政策，应用社会科学成果的政策^①。这三个政策环节环环相扣，互

^①A·彻恩斯著、朱玖译：《社会科学政策》，《应用社会科学》一书，劳特利吉和基根·保罗公司出版，1979年。

为因果，合成一个广泛的政策范畴。我们综合考察了有关国家发展、组织和应用社会科学的方针政策和实际状况，发现上述政策思想贯穿于三个政策环节发挥调控功能，这是引人入胜的，值得逐一加以认真探讨和分析。

一、社会需求与学者兴趣相结合，加强社会需求的导向作用

考察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人们不难发现，社会科学家个人及其共同体的学术兴趣和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发展的逻辑要求，乃是驱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内部原因；世界的和一国的社会实际需求，乃是引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外部条件。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构成推动当代社会科学向前发展的合力。这就是人们关于社会科学发展动力的基本认识。各国社会科学界和科研管理部门，根据这一重要认识，自觉选择和认真实施学者的学术兴趣和社会的实际需求相结合的政策，并切实加强社会需求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导向作用。

当然，从根本上来说，乃是社会的实际存在，决定社会科学的发展。可是，社会科学家共同体和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一旦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系统，就具有自己特殊的结构和机制。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只有通过社会科学家个人和共同体的学术兴趣和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发展的逻辑要求才能真正发挥。而学者的学术兴趣通常又是知识体系逻辑要求的具体反映，对前者人们都十分重视。当然，对社会的实际需求和学者的学术兴趣，均不能等闲视之。对此，国外学者有一些相关的论述。

法国学者让-克劳德·巴塞隆指出，“科学界任何时候都有权……决定：在哪一个研究领域最有可能为未来开创发展的前景。这种权力是科学全部历史的动力（着重号是笔者加的，下同）。国家有责任为科学界这一独立研究的核心提供最基本的设施。这是国家的政策从长期来看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社会不得（无论是否以国家的名义）告诉科学界应当采取何种假设或何种学说。但是，国家也有充分的权力以提供激励的方式表明，它期望在哪

个领域或就哪种现象得到建设性信息。科学界要做的，只是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把激励政策中包含的提示变作科研目标。”^①

让-克劳德·巴塞隆分析了科学界决定科学发展方向的权力与国家提供必要支持的责任之间的关系，高屋建瓴，把科学家的这种权力确认为科学发展的动力，而国家的这种责任乃是长期科学政策成功的关键。同时，他又恰到好处地论述了国家的期望与科学家回答之间的关系，合情合理，把社会的实际需求转变为科学界的奋斗目标。关于社会需求如何引导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可以从国外社会科学的历史考察中得到具体的佐证。

美国社会科学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社会科学专业形成和巩固时期，迅速发展时期，出现低潮时期^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到本世纪30年代，为美国社会科学专业的形成和巩固时期。这期间，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学院，开设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专业，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各学科的专业学会和协会也纷纷成立，如美国经济学会、美国心理学会、美国政治学会、美国社会学会等。社会科学专业队伍的出现和学术团体的建成，宣告了美国社会科学专业的形成。

美国社会科学专业的形成，是与南北战争以后社会重建任务相适应的。当时，社会重建使命，鼓舞一批知识分子和社会改革者，致力于用科学知识去解决社会问题。他们提倡“将有组织的智力用于人类事务”，并认为“有效应用的最佳途径是客观地从事研究工作和理论建树”。社会科学的倡导者希望获得更多确定的知识和广泛的社会支持。他们不仅力求理解社会，也力求理

^①让-克劳德·巴塞隆：《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规划报告》，转引自德尼·杜克洛《法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新方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2卷，第2期第196页，1985年5月。

^②郑海燕：《美国社会科学与联邦政府》，《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解人本身。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当时主要在大学里进行，研究课题大多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的学术兴趣。一位大学教师如果对某个课题感兴趣，他可以在一位研究生和行政人员的辅助下，开始资料和数据搜集整理和分析研究，并最终完成研究任务。美国社会科学长期关心与社会政策有关的问题。他们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客观”思想，能够通过传播媒介和向决策者提供专家建议的方式，产生社会效益^①。政治学家A-G·甘农认为，社会科学家作为知识商品的创造者，会把政策构成看成是各种潜在的知识“市场”，他们需要获得对自己专业的承认，需要提出对他们服务的需求。因此，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向，主要是谋求解决国家和社会的各种实际问题，而不是单纯为了学科的发展。

本世纪40至7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经历了一个迅速发展和普及的时期。这期间，美国公众对社会科学的兴趣普遍增长，社会科学家的威望日见提高，政府对社会科学的拨款明显增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对决策的影响愈益明显。它反映了战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长，对社会科学的迫切需求。当时，这在西方国家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60年代，美国政策研究的兴起和主要为政府决策服务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大量出现，宣告了美国应用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是很有价值的。

战后美国社会科学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就是美国社会矛盾激化。当时，贫富差距扩大，种族歧视加剧，家庭破裂增多，犯罪率上升以及环境恶化等等社会问题日见严重。为了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政府求助于社会科学。同时，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竭力向外进行经济和军事扩张，大国间竞争剧烈，东西方冷战加剧。美国面临的问题更多和更加复杂。这样，就驱使美国社会科学界不仅要研究本国问题，也要研究其他国家问题和地区问

^①Martin Bulme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Government*, 1987, P.45.

题、国际关系问题乃至全球问题。结果，跨学科研究蓬勃发展，大批新兴学科应运而生。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社会需求的激增，成了美国社会科学繁荣的催化剂。

总之，战后美国人普遍持有一种乐观情绪，相信他们能够通过有效措施，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认为社会问题无论多么复杂，都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为此，人们对社会科学寄予很高的期望，认为社会科学家能够帮助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然而，现实是严酷的，它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当人们进入8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乐观情绪和美国社会科学的景况发生了预想不到的变动。

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科学步入低潮时期。社会公众对社会科学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发生怀疑，联邦政府对社会科学的资助变得吝啬起来。政府的社会科学经费1979年为5.27亿美元，1982年下降到3.86亿美元，竟减少1.41亿美元，占26.75%。1983年至1987年社会科学经费尽管略有增加，但是仍低于1979年的水平^①。导致这一景况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综合国力减弱，国内社会问题有增无减，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等现象。60年代许多人曾经积极支持过的建设“伟大社会”的构想，如今收效甚微。对社会科学的过高期望值与其现实效益值之间出现的巨大落差，乃是当今美国社会科学在低谷徘徊的直接原因。

综上所述，美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呈现一个“马鞍形”。显然，这是社会的需求引导的结果。如果我们转而考察法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历程，也发现“惊人的相似”现象。

二次大战以后，法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摸索阶段、昌盛阶段和困难阶段^②。我们着重探讨一下各阶段的社会

①《美国统计摘要》，1988年，第559页。

②江小平：《法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社会科学的政策》，《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需求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引导作用。

本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为法国社会科学的摸索阶段。当时，战后法国的社会和经济处于调整和变动之中，经济增长速度加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文化和新思想层出不穷，整个社会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国家和社会期望社会科学参与这些变革，并发挥积极的作用。于是，法国社会科学界开始了新的组织建设，增设研究机构和扩大研究队伍。一批新的研究机构相继出现：国立人口学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1945年）；国立统计与经济研究所，C·贝尔纳医学-儿童心理教育学中心（1946年）；法国高等研究院第六分部，即经济和社会科学分部（1947年）；以及应用经济研究所（1949年）等。这些新的研究机构的建立并开展研究活动，大大增强了法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力量。

当时，在摸索中前进的法国社会科学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全国人口出生率逐步下降，各社会阶层重新分化和组合。社会经济在恢复和增长过程中也不断遇到新的困难和问题。国家在制定五年计划和社会管理方面，日益认识到社会科学的重要。上述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正是为了满足国家和社会的实际需要而组建起来的。这标志着法国的社会需求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建制化进程。

本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法国社会科学进入了昌盛阶段。国家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投资逐年增加，从1956年起，年递增率为0.06%。科研队伍不断壮大，如：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工作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1960年为56人，1964年达90人；法国高等研究院原有研究人员48名，1962年增至80名。科研成果大量涌现。各种学派也相继诞生。其中，社会展望学派的出现，引人注目。1957年，G·贝尔热创建了社会展望中心和《社会展望》杂志。该中心为政府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做了大量工作，并帮助大型私人企业和国营企业的领导人、高级政府官员以及社会科学界代表人物注意运用精密的计量方法、计划方法等，以便合理地解决

社会问题。

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当代史研究所所长A·德律阿尔指出，50年代末是法国社会科学史的转折点。从那时起，社会科学的各学科通过积极的社会参与，不懈的努力以及对各方面，如国家、政府管理部门、社会科学团体或组织、企业、地方或地区行政单位的影响，取得了重大的进展^①。其重要的社会原因，乃是全社会需求引导的结果，换言之，乃是社会管理者与社会科学家相互吸引的结果。当时，法国的计划工作者，即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高级行政官员，以及投身于实现经济“现代化”事业的企业领导人，认识到必须解释和分析社会现实，尤其必须阐明国家政治领导人和经济领导人最为关心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的社会价值。自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起，“现代化”、“进步”、“改革”的思想就一直促使法国的国家领导人用经济用语或技术用语去提出社会问题。而社会科学界也感到有责任去分析实现“现代化”的种种障碍。C·格律松说：“一个计划工作者在做经济预测时需要社会学家作必要的补充”。他又说：“我们了解经济发展机制，并有可能正确阐述和解释它。”但问题是“应该往纯经济的分析中添加一些社会科学预见到的其他因素”^②。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社会科学的需求是一目了然的。另一方面，当时法国的社会科学家，主要是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希望得到统计部门的帮助，尤其希望得到国家部委的赞助，等等。社会科学更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也是一清二楚的。

《科学研究与技术进步》报告具体阐明了当时对社会科学各学科专家的需求，报告指出，国家的一般活动、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以及各种团体的活动，需要越来越多的数量经济学家、统计

①A·德律阿尔著、江小平译：《法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1983年。

②转引自：A·德律阿尔著、江小平译：《法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1983年。